相知相伴

我是《十堰日报》“铁粉”

程培长

我是《十堰日报》的忠实读者、模范通讯员、铁杆粉丝，与《十堰日报》的情谊长达39年。看报与写稿是我与《十堰日报》联系的纽带。

1981年，我在农行丹江口市支行办公室工作，负责单位的文秘与通讯报道工作。从那时开始，我就整天与报纸打交道。久而久之，我与《郧阳报》(现在的《十堰日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每天一上班，我就先看报纸，尤其是《郧阳报》，因为这上面报道本地区的内容较多，指导性强。同时，我想看一下是否采用了自己写的稿件。如果看到自己写的稿件被刊发出来，心里就像喝了蜂蜜一样甜！

1982年7月下旬，《郧阳报》驻均县(今丹江口市)记者站站长郑世杰约我一同到基层采访，我们从当时的凉水河公社开始，沿着习家店、肖川、老营、六里坪这条线路，边调研边采访边写稿。最终，稿件除《湖北日报》采用1篇外，《郧阳报》采用了8篇，这是我写通讯报道的丰产期，这要归功于郑老师的指导与帮助。1982年，我被《郧阳报》评为模范通讯员。

与《郧阳报》结缘后，我就开始收藏报纸。我先是把报纸上刊登的自己的稿件剪下来，粘贴成册，后来发展到收藏当天报纸的全部版面，再后来又增加到收藏一月的报纸、一年的报纸。日积月累，收集的报纸越来越多。

由于集报的共同爱好，我结识了张宝庆与刘跃进两位报友。在他们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们把十堰地区的集报爱好者联合起来，于2008年6月成立了“十堰市集报协会”，大家推选我担任首届会长。

协会成立当天，我们在市图书馆举办了“抗震救灾迎奥运集报展”，还开展了老报纸义卖活动，收到善款1308元，全部捐给汶川地震灾区。

之后，我集报的劲头更强了，除了自费订阅《十堰日报》外，还经常在网上淘报纸，到废品收购站找报纸，只要自己看中的报纸，就尽量想办法弄到手。2014年秋天，我从襄阳市一位收藏家那里用不菲的价格购回了两吨多旧报纸，包括早期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现在，我收集的各类报纸达5000多种、15万份，在全国集报圈中小有名气。

十堰日报社对集报协会支持相当大，免费为我们印刷内部交流资料《十堰集报》，每当出特刊或号外时，都赠送给我们一批供收藏，而且我们多次合作办报展。

在十堰日报社及爱心人士陈平的支持下，我于2016年在郧阳区茶店镇樱桃沟村开办了“郧阳培长报纸博物馆”，馆名由原中共中央委员、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先生提写。2017年，报纸博物馆获得了文物部门的登记备案及民政部门的民办非企业法人证书，免费对外开放，每年接待二万多人次，使我的集报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近年来，我开办的报纸博物馆先后被授予“中国集报之家”“中小学研学旅行实践教育基地”“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我个人分别于2013年、2018年当选为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第三届、第四届副会长，这既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鞭策。

今后，我将以传播集报文化为己任，讲好报纸的故事，努力使报纸博物馆里的报纸活起来、动起来，以此来报答《十堰日报》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剪贴本”的故事

尚宏厅

我家珍藏着一本泛黄的“文章剪贴”，已有30多年了。它记录着我曾在《郧阳报》《郧阳日报》(《十堰日报》前身)发表的“豆腐块”文章。

我与《十堰日报》结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在一所村级小学任教。山乡文化生活单调，一份《郧阳报》成了我最爱。我除了剪贴报纸上的文章，也试着向《郧阳报》投稿。

经过采访挖掘、伏案耕耘，我那一篇篇以“园丁红烛”、村支书尊师重教为题材的稿件相继在《郧阳报》上“露脸”。一时间，我成了领导、同事眼中的笔杆子。学校的大小材料都让我执笔。后来，省里主导编纂郧县(现郧阳区)尊师重教典型集锦《大山的骄傲》一书，也抽调我参与其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满腔热血来到十堰，希望在商界打拼出一片天地，可两年过后未见起色反而经营亏本。一筹莫展的我拿着那本“文章剪贴”投石问路，如愿在一家国企谋得一职。公司领导重视宣传，给我特定“奖励政策”，只要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按篇次给予奖励。这可是名利双收的好机会。我带着文稿找到当时的《十堰日报》编辑马顺德，通过他的指点，我的“豆腐块”隔三差五登上《十堰日报》。

2005年，我下岗后，再次拿着“剪贴本”投石问路，很快被十堰顺强出租车公司聘用，分管公司“党工宣”工作。

我感恩《十堰日报》，忘不了叶克西、刘经华、肖邦明、陈旭、王庆、余杰等一批《十堰日报》知名编辑记者，他们对出租车这张名片呵护有加，使得顺强品牌建设风生水起，硕果累累：“全国基层先进党组织”“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5枚国字头奖牌落户顺强；顺强“四大人物”——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哥温国学、湖北好人的哥梁勇、荆楚楷模的哥施奎、十堰十大好人的哥陈劲，均因《十堰日报》等媒体的长期宣传而声名远播。

我感恩十堰日报“楚天汉水”副刊的编辑们帮我圆了文学梦。他们长期对我指导和关爱，使我的写作水平得以提升。

有了一定的文字功底，工作起来也得心应手。今年，我为抗击疫情中的哥的姐撰写了6万余字的新闻稿件，被30余家新闻媒体采用，一个个鲜活的抗疫故事激励着我所在公司的员工在抗疫路上永不停歇。

如今，我虽已退休，但还想继续写下去。我要把这本“剪贴本”加厚，把对《十堰日报》的感情加厚，让这份情化为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与你的不解之缘

柯贤卿

《为家乡人民争光添彩 武汉部队某团郧阳籍退伍战士开展文明退伍活动》一稿（载原《郧阳报》1984年10月25日第三版），是我在原武汉军区某团政治处服役期间刊发的最后一篇稿件，也是我在原《郧阳报》刊发的第一篇新闻稿件。自此，我跟《十堰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结识报社的第一位编辑是时任郧阳报社编辑部经济科科长欧金华。当时全省移民安置工作现场会在郧阳地区召开，我负责会务工作。在从黄龙大坝到各参观点的途中，欧兄为我介绍了报纸栏目设置，指导我针对栏目投稿。后来，我的作品频繁发表在原《郧阳报》上，其中不乏消息、通讯、言论、图片等各种体裁。

1988年11月，我调至竹山县委宣传部宣传科(后另设新闻科)专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12年间，我的成长过程无不镌刻着党组织和部领导的培养与关怀，也因与《十堰日报》的相识相伴相知而受益。

过去信息传播手段落后，我经常跑到报社送稿。《大山开山门 竹山大发展》等三十多幅组照在头版头条和其他版面头条刊发，其中《日本客商的惊叹》获中国地市州报好新闻二等奖。

竹山县“十星级文明农户”及系列创建成功经验，之所以能闻名全国且越创越新，跟十堰日报社老师们的政治敏锐、精准判断和新闻业务指导密不可分。1994年3月24日，《十堰日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刊发了我采写的《从“精神乞丐村”到文明“满天星”》，成为全国首家在重要版面宣传“十星级文明农户”创建的媒体。此前，《人民日报》对麻家渡镇罗家坡村“两个文明”建设严重失衡现象进行披露后，竹山县把党的政策、综合治理、生产致富、农业科技、义务教育、社会公德、婚丧嫁娶等列为“十颗星”，将每颗星细化为具体内容，再以实际分值量化考评，通过农户对照“十颗星”自己评、相互评和村党支部终评，“十星创建”取得了良好效果。

此稿刊发前，时任要闻部主任张明奎多次打电话向我核对相关细节，其认真的态度令我至今难忘。后来，在时任副总编辑孔祥翔、副总编辑潘承田、记者部主任王清、战友杜虎、好友陈立波等编辑老师的启发下，我前往武汉邀请新华社驻湖北分社记者邱贤成到竹山，与他联合采写了《竹山县推行十星牌管理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阅签：“请派人去了解情况，学习经验。”随即，《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农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在重要时段和版面对“竹山十星级文明农户”创建经验作全方位、多层级的系列报道。由此，竹山经验在全国推广。原定在四川绵阳召开的全国农村精神文建设工作会议改在了湖北武汉召开。

2001年，行政单位机构改革，我从竹山县委宣传部调任县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局长。期间，即使工作再忙，我也不间断与十堰日报社老师们的联系。五年间，在《十堰日报》刊发《在创新中发展文体产业》等体会文章20多篇。2015年10月，我被原国家人事部、原国家文化部联合授予“全国先进文化工作者”称号。自京返堰时，十堰日报社派出三名记者随原市文体局领导到火车站接我，可谓情真意切！

到十堰艺术学校工作后，无论是在综合协调部门，还是在领导岗位，我始终不忘给十堰日报报业集团各媒体投稿，并荣幸地被聘为“特约记者”。